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飞速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即使是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时期，也创造出2020年全球票房第一的成绩，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同时，如何迈好走向国际化的步伐，推动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 在共情、共鸣中缩小“文化折扣”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不断深化，中国电影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折扣”是阻碍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电影既需要有独特的东方智慧，更要着眼于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语境。既要充分了解正视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视角，更要善于从不同的社会与民族中找到文化共情和心理契合点。

我们需要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作为创作和传播理念，在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甚至是不同信仰的故事元素融合并为我所用，提高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注重培养海外观众的“中国式”审美，努力打破国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固有的刻板印象。

现实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受到海外观众的关注，得到很高评价，是近年来一个成功案例。它直面现实中的天价药物、病患的实际处境，投射出背后的医疗体制弊端，谱写出法律、利益、生命三者之间的人性之歌。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与各国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和互动。所以，中国电影人更多地创作出立足本土、内容扎实的中国故事，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和人性的表达，向世界展现更加真实、客观、立体和全面的中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合拍片是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资金、文化和市场等方面实现跨国、跨地区交流，能够资源互补，实现效益、利益最大化，共同推动文化传播。比如中法合拍电影《狼图腾》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创作，成功地将文化自主意识与世界思维范式相结合。又如，张艺谋在电影《长城》的创作过程中综合考量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观众心理，成功引起海外关注，给中国电影的跨文化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挖掘“亚洲电影共同体”潜力

中国电影“走出去”，不应仅面向英语国家或北美主流电影市场，可以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将亚洲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事实上，飞速发展的亚洲电影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世界电影格局，亚洲各国在电影交流中存在天然优势。在互通互鉴中携手共建“亚洲电影共同体”，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多元化、多样化，还可以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影响力。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电影最早海外市场，与中华文化圈有着亲缘性与

接近性，长期以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联系密切，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理解程度更高，“文化折扣”相对较小。因此，中国应与东南亚各国积极开展电影合作，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为东南亚观众提供更多认知中国文化的机会，提升中国电影在这一地区的能见度和认可度。

亚洲各国之间可以更好地互通互鉴。比如，通过亚洲国家的国际电影节平台，如上海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展示优秀的亚洲电影作品，发掘培养亚洲电影人才，推动电影的海外传播。又如，通过合拍片形式，亚洲各国相互学习、探讨，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的同时，努力追求亚洲文化内在共通性，扩大“文化间性”，挖掘共有文化，创作出更多面向世界的作品；通过技术互补，在与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不断合作、交流和学习的进程中，提高中国电影的特效等技术制作水平；通过“一本多拍”的合作模式，让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国家落地，结合本土文化讲述本国故事，更好地展现多元文明。

### 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其理念和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并伴随共建“一带一路”等实践活动而不断丰富，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丰富素材和价值指向。

一方面，中国电影需建立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衔

# 在光影中展现『共同体』生命力

饶曙光



▲电影《狼图腾》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资料图片

# 一针一线编织时光倩影

刘玲玲

馆，一场名为“阿朗松针织花边艺术”的展览正在进行。这里展出了50多件由国家级工坊制作的针织花边作品，虽然尺寸不大，但十分精致美丽。各式图案展现出技师们的精湛技艺，吸引了许多人来参观。欣赏完针织作品，观众们还可以在博物馆内了解到关于阿朗松针织花边的知识。

16世纪，针织花边技艺出现在诺曼底地区，起初多用于法国王室贵族的衣裙装饰，但当时最有名、最昂贵的城市，随处可见“花边”元素：咖啡馆门窗上贴着花边图案装饰，公园里有修剪成花边样式的绿植，广场上矗立着花边雕塑，在甜品店中还能买到花边形状的巧克力……花边，已经成为阿朗松的标志，也是阿朗松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印记。

阿朗松针织花边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纯手工针织品，以麻线或埃及细棉线为原料，一针一线手工编织，需要非同寻常的技术和耐心——一片邮票大小的花边就要花费7到15个小时。线与线的交织复杂精妙，组合在一起的网状织物气质优雅独特。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朗松针织花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阿朗松市立美术与花边博物

间雕雕琢琢”。的确，制作针织花边的工艺十分复杂。首先需要在一块小羊皮上绘制图案，然后用特制的针沿着图案轮廓点刺，点与点之间的距离约2毫米。接着用细棉线缝出轮廓，随后在轮廓里织出一个个细密的网格，作为主体图案的背景。再用绣针织出图案，并把一些基本的图案组合在一起。图案完成后，用针线进一步勾勒轮廓，形成浮雕效果。最后再把做好的针织花边从小羊皮上小心地揭下来并抛光。如此精细的“工程”需要高超的针艺和极大的耐心，为避免眼睛过度疲劳，技师们每天只做3个小时的阿朗松针织花边，其他时间用来做简单刺绣。

阿朗松针织花边的技艺传授通过技师和学徒之间口口相传，以及手把手教的传统方式，完全掌握需要7到10年的系统培训和实践练习。20世纪中期，这门手艺一度面临消失的风险。1976年，法国在阿朗松成立了国家级花边工坊，隶属于法国文化部，各项成本、技师工资均由国家承担。这一国家性的扶持为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的推广和传承注入生机。

如今，工坊有9名技师和3名学徒，即便在全国，掌握这项技艺的也不过十几人。阿芒迪娜·贝特曾是一名

医学院学生，暑期前往博物馆实习时首次了解到阿朗松针织花边，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门技艺，现在已是她跟随专业技师学习的第四个年头，在老师的指导下，贝特进步很大，乐在其中。在她看来，这是令人骄傲的事业：学习这样一项历史悠久、优雅美丽的技艺，仿佛将过去与现在的时光凝聚，是一件很动人的事。

除了对学徒展开培训，技师们也在博物馆提供针织花边技艺示范，并在每年的欧洲遗产日进行工坊展示。近年来，阿朗松在推广针织花边技艺时更加注意创新和转化，希望让非遗在“活下去”的同时“活起来”。例如，工坊技师们会与艺术家和时尚界人士合作，由他们设计花边图案。当地还专门成立了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协会，通过举办讲座、观摩活动等，增进人们对这项传统手工艺的了解。今年协会还专门录制了技师们教授技艺的音频和视频，希望能“收集他们的记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在博物馆展厅中心，一件19世纪的婚纱头纱美得令人屏息凝神。这件平铺面积达7平方米的纱头耗时数十年制作，将所有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融为一体，仿佛一本花边“百科全书”。人们观赏它，是在探寻时光的瑰丽，也是感受时间打磨后的精湛技艺。正如《小王子》中常被人提及的那句话：“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对技师们而言，对每块针织花边倾注的心血都令其更加独特、珍贵，他们是在传承美、留住美，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美。

接、富有包容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找到富有人文内涵、艺术感召力的中国故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故事资源。国潮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位列2019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第十名，打破了美国动画片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堪称“黑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故事取材于中国神话。影片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中国美学韵味。而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开元之作的《流浪地球》，更是在北美收获了588万亿美元的票房，影片传递了中国价值观和对于人类共同未来的理解，展示了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引起海外观众的兴趣和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还亟须谋划出全新的传播策略，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把握住中国话语、中国表达的国际传播主动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的“共同体美学”理论，是基于当前中国电影的历史语境和全球化定位，也是立足于“我者思维”基础上的“他者思维”，更强调了中国电影力求通过合作达到和谐，从而实现共同诉求与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美学”旨在通过电影与全世界观众建立起共通的情感，在世界关注的话题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中，打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构建起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与海外受众产生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帮助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加鲜明的展现，让世界电影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中国电影需要持续不断地摸索、探索既能代表民族特质和核心文化，又能被世界电影市场广泛接受的有效路径。中国电影人应不断思考并挖掘东西方的共性，促进中西方的认知对接，以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为立足点讲述中国故事，建构国家形象；以“共同体美学”为主要理论支撑，寻找有效的输出模式和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包容、互动和开放的态度来增加与世界共通的意义空间。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 动画片中的鼹鼠形象

陈涛

提起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相信很多观众依然记忆犹新。一只憨厚善良、幽默可爱却沉默寡言的小鼹鼠，曾迅速俘获电视机前无数孩童的心。这部经典动画的导演是捷克艺术家兹德涅克·米勒，2021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对今时今日，重温这一动画作品，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对怀旧情愫的满足，还可以此为契机，思考艺术的创作要旨，为动画从业者提供宝贵启示。

### 妙手偶得的经典形象

1921年，兹德涅克·米勒生于布拉格北郊小城克拉德诺。他从小喜爱绘画，1936年进入国家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后，米勒进入动画工作室工作，其间学习了电影制作。1956年，他在克拉德诺附近散步时，不小心被鼹鼠打洞时扒出的泥土堆绊倒，因而获得灵感，创作出小鼹鼠这个经典的动画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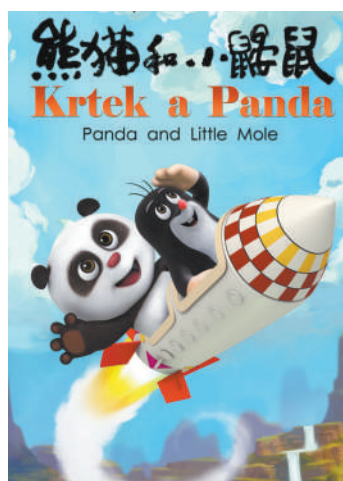
1957年，动画影片《鼹鼠做裤子》问世后，即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作为系列动画的第一部作品，《鼹鼠做裤子》中的形象较为拟人化。经过20世纪60年代《鼹鼠和收音机》《鼹鼠在动物园》等片的修改，小鼹鼠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大家熟知的憨态可掬的样子。1974年至1975年是米勒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共完成120多短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鼹鼠和火柴盒》和《鼹鼠是个摄影师》，它们代表了鼹鼠系列电影的最高成就。上世纪80年代后，米勒的创作进程慢了下来，1984年，他推出《鼹鼠的梦》。在这一系列动画片中，距今最近的是制作于2002年的《鼹鼠和青蛙》。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体态可掬、眼神好奇、心肠善良的小鼹鼠风靡世界，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美国宇航员安德鲁·菲斯特甚至将它带上太空——他乘坐着“奋进号”飞船在太空环游时，随身携带了一个毛绒小鼹鼠玩具。而根据鼹鼠系列动画改编的图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时至今日，鼹鼠这一卡通形象已成为捷克的文化名片。

### 拙朴清新的快乐动画

《鼹鼠的故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力求简单，充满童真童趣，反映真善美，成为超越受众年龄的优秀动画作品。小鼹鼠内心充盈着爱与阳光，总是在笑，也会因同情心而流泪，令观众感受到质朴与善良、本真和温暖。小鼹鼠的生活虽然简单，却因丰富的想象力变得妙趣横生：它将火柴盒做成小车，从山坡上滑下来；给电话宝宝准备枕头和被子，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将小动物们刷成彩色，吓跑了狐狸……动画片传递出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我们应像小鼹鼠一样，为开心的事情开怀大笑，为感动的事情落泪哭泣，为琐细的事情耐心经营，从看似平凡的生活获得单纯的快乐。

在艺术技巧方面，《鼹鼠的故事》一方面承袭了捷克经典儿童文艺的写实传统，另一方面又兼具幽默、夸张和抒情元素。与同时期“捷克新浪潮”的动画大师们不同，米勒的动画作品几乎不涉及任何政治元素，也未采用复杂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而以拙朴的面貌、童真的元素和清新的风格见长。在他的作品中，宁静优美的画面配合俏皮轻柔的背景音乐，烘托出抒情与诗意的韵味。作为前景的角色采用最简单的元素和造型，线条清晰，色彩饱满，在色调上与背景构成冷暖对比，具有鲜明的视觉冲击力。小小的黑土堆、有实体的音符、小刺猬和小兔子、盘旋的鹰……简单的视觉形象具有丰富内涵。《鼹鼠的故事》几乎没有对白，这令观众记住了小鼹鼠咯咯的笑声，而笑声原本便是全世界孩子们共同的语言。



多部《鼹鼠的故事》系列动画均创作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正值捷克斯洛伐克高速推进现代化的时期。当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列车不可避免地驶入原本温情脉脉的小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艺术家们纷纷用影像表达困惑、疏离和抵抗，米勒则通过这只可爱憨厚的小鼹鼠，向人们传达博爱善良、乐观积极的精神，同时融入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诸多思考：例如《鼹鼠的梦》借由一个“牲口拉汽车”的梦境，对能源危机进行了预警，暗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鼹鼠与鹰》则讲述了鼹鼠为治愈小鹰寻找栖息之地而一再落空的故事，对滥砍滥伐、过度开发进行了反思……通过简单的故事和温暖的画面来传达复杂严肃的议题，令观众在笑声和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传达的思想与观念，体现出“大道至简”的艺术创作思想。

### “熊猫”“鼹鼠”的不解之缘

1982年，一部《鼹鼠和泡泡糖》拉开了小鼹鼠中国之旅的序幕。当时，彩色电视尚未在国内普及，多数孩子通过黑白电视机认识了可爱的小鼹鼠，它忽然从地底钻出、眨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咯咯笑画面，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心里。时光飞逝，小鼹鼠的魅力并未褪色，当年的小观众们已经长大，他们的孩子成为这部系列动画片的新观众，延续着温暖的童年记忆。

2003年8月，原著图书《鼹鼠的故事》引进国内，并在十几年间接连出版50余种，销售量近300万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捷克馆中的小鼹鼠玩偶和绘本总是很快被抢购一空。2016年，由中国和捷克合拍的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在两国电视台播出，讲述小鼹鼠结识了熊猫玩偶和和，它经过长途跋涉，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四川，与和一同玩耍、冒险的暖心故事。这是一部讲述友爱、互助和成长的动画片，不仅融入大量中国元素，也传达着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和对生命价值的敬意，广受两国观众好评。

《鼹鼠的故事》给世界无数儿童带来快乐。这样一部洋溢着快乐生命意趣的经典作品，为今天的动漫创作提供许多启示。中国动画学会会长余培侠认为，“鼹鼠”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米勒对本国动画艺术风格的延承和发展，以及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其次，艺术家用毕生时间创作和丰富“鼹鼠”这一形象，不仅为世界动画史留下出色的作品，更创造了经典的民族文化形象。健康积极的内容、生动活泼的风格、童真童趣的韵味，是儿童动画创作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鼹鼠的故事》告诉我们，复杂的道理可以融于简单的形式，而真挚的快乐存在于本真的笑声中。

上图：中捷合拍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海报。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